



父亲的家书

□ 钱永广

我的父亲没什么本事，一辈子只会伺弄庄稼。虽然他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但他天资聪慧，能写能画，在村里称得上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人。

父亲一生劳苦，在本该享福的年龄，却身患癌症，离我们而去。每次回老家，老屋依旧在，却物是人非，那种落寞，只有失去父亲的人才会懂得。

父亲养育了5个儿女，除了大哥、二哥分到一些房屋和承包地外，父亲留给我的唯一财产是我读大学期间他写给我的家书。

那时没有手机，固定电话也十分稀少，好在乡里还有邮局，父亲和我的通讯，只能靠写信。

父亲给我写第一封家书，是我到省城上学一个月后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吃得可好？不要太省了！集体宿舍住得惯吗？不要与人争执……”

第一次收到父亲的家书，我很惊喜，也深感意外。要知道，在这之前，从没有人给我写过信。

更让我不解的是，父亲在家书中流露出的儿女情长，让我觉得父亲仿佛变了一个人。记得小时候，我曾因为顽皮挨过他的一顿毒打。此后，我心有余悸，我们之间的隔膜像一堵无形的墙，横亘在中间，阻断了我们彼此间的感情交流。

父亲是严厉的。即使平时在家里吃饭，我们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言语。那时，我想，总有一天我要逃离他的身边，离开他独自生活。等我去省城读书，远离了他和母亲，一直信奉棍棒教育的父亲，怎么突然在家书中变得柔情起来？

父亲在家书中的柔情与生活中刻板的他相去甚远。平时他寡言少语，可一给我写



信，总像刹不住车，每封家书都是两三页，全然不像我写信惜字如金，寥寥数语。

每年放寒假或暑假前，父亲必定会给我写信。通常，他会同时通过邮局给我汇来100元钱。除了问我近况外，他还会嘱咐我：快放假了，有没有向同学借钱？回家有没有路费？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

想不到，平时和我说话从不啰嗦的人，竟然在信里变得婆婆妈妈，絮絮叨叨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对父亲的唠叨，我却很受用，而且读得很细致，当我想家的时候，会忍不住重新翻看一遍他写的家书。我多么希望，在生活中，父亲也能像家书中的他，对我不再严厉，而是细心周到，呵护有加。

那几年，像国庆节这样几天的假期，为了节省车费，我不会回家。只有在每年放暑假和寒假时，我才会坐上长途汽车回家。

表哥读大学时，因为家境贫困，有次回家路费不够，从

省城坐车到县城后，忍饥挨饿徒步30多公里，像个野人回到家里。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万事难。”在父亲的家书中，他最担心的，就是我的钱不够用，他宁愿和母亲在家省一点，苦一点，也不愿让我像表哥那样节衣缩食，挨饿受苦。

父亲写给我的家书，字迹工整，挥洒自如，这让字不好的我很是汗颜。因为字难看，每次我给父亲回信，总是寥寥数笔，有时干脆不回。

远在老家的父亲，如果迟迟不见我的回信，用不了多久，他的下一封家书就会接踵而至，除了问我上次信收到没有外，还会向我报告家里的收成情况，什么家里的承包地已收割完毕，很快就要卖粮了，用不了多久，家里的外债就能还清等等，让我不要挂念。

我读大学那几年，大哥、二哥陆续结婚，我和弟弟读书要花钱，穷是我们家最大的敌人，但每次父亲给我写信，都会嘱咐我不要太过节省，说家里养的鸭卖了多少钱，等到秋

天，猪栏里的猪还可以卖个好价钱，困难都是暂时的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

家书里说的全是好消息，这让在学校的我安心不少，全然不会想到家里会有什么困难。

记得读大学的第二年暑假，我前后辗转了四趟车，终于回到了家。见我回来，站在家门口的母亲，并没有上前接住我的行李。一直等到晚上，母亲在厨房忙着，我才看清她变形的左臂。原来，母亲在赶鸭子时不慎摔倒，左手臂骨折后，因舍不得打石膏的医药费，就在家硬撑着，结果左手臂长成了畸形。她没有上前接我的行李，是担心我发现她变形的左手臂。

读大学的第三年寒假，我回家时发现父亲竟然病倒在床。母亲说，为了多挣一点钱，父亲帮人家用拖拉机搞运输，一不小心从拖拉机上摔下来，肋骨断了两根。为了节省医药费，父亲不愿去住院，他忍着痛只吃止痛片，在家疗伤。

想不到父亲在家书中的一切安好都是骗我的谎言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涌了出来。

屈指数来，在我读大学期间，父亲的家书有二十多封。至今我仍像宝贝似的收藏着。父亲患癌去世后，每当想念父亲，我就会把那些家书一一摊开，夜深人静时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品读。每当重新阅读这些家书时，我就感觉父亲仿佛并没有走远，就在面前和我交谈，就仿佛我并没有失去父亲，我仍然是一个有父亲的人。

这些家书是父亲留给我的无价珍宝，它们让我觉得仿佛陪伴在我身边的不是家书，而是常常在梦中思念的父亲。

幸福与年龄

□ 王国梁

幸福是个很微妙的字眼，丰富又简单，宏大又蕴藏于细节中，很难描述又很具体。

在我看来，幸福会随着年龄而变化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对幸福有不同理解。

如果有人问你，什么年龄段最幸福？你可能会说“小时候”。的确，“小时候，幸福很简单；长大了，简单很幸福。”孩子的心愿很简单，而心愿得偿是快乐和幸福的主要来源。

孩子的幸福就是一个个放飞的氢气球，五彩缤纷，轻盈自由，纯粹简单，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。这个年龄阶段的幸福，是人生中难得和最美好的体验。而孩提时的幸福，通常会被孩子们忽略。等到长大成人，重新回味，才会发现那时候的幸福是多么炽烈和香浓。

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这种理解，是我们长成大人才体味到的。你可能有这样的体验，忽然有一天，你发现幸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，快乐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欲望也会越来越多。我们开始向往又一个更高的台阶，职位要越来越高，房子要越来越大，车子要越来越高档。我们每天奋力打拼，梦想着出人头地，卓尔不凡。名与利的诱惑，是一种枷锁。我们的标杆太高，而力量有限。忽然，我们觉得达成所愿是那么难，于是幸福变得奢侈了。

我们能不能放下一切，重新像孩子一样获得单纯的快乐呢？有人说，中年人成了隐忍和无奈的代名词，不敢纵情地笑，也不敢忘情地哭，即使内心已经哭得地动山摇，外表也要云淡风轻。于是，幸福变得那么飘渺和空泛。

待到翻过了中年的山头，我们终于学会了与自己、与生活握手言和。生命中那些热血沸腾的字眼渐渐化作了平静平淡，极力攀高的脚步也变得慢了下来，我们开始把生活打点成一盏茶，慢慢品咂，细细回味。心态平和了，蓦然发现，流失的幸福也在一点点的回归。

到了老年，终于能够静观风起云涌，闲看花开花谢，而保持心灵波澜不惊，幸福又变得触手可及。有研究表明，到了60岁，幸福指数会越来越高。人到老年，经历过起伏跌宕的人生，品尝过酸甜苦辣的滋味，便会感恩生活，感恩拥有，幸福感随之提升。人到老年，重新找回幸福，这是一个有趣的轮回，而且这一次，我们对幸福的理解更加深刻。

幸福是个复杂的命题，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宿。想到这些，你一定会微微地笑起来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一碗米饭暖心扉

□ 刘小兵

冬日来临，父亲趁着一个双休日，扛着一袋新米进城看我。他说，这是自家地里产的生态大米，特意送来让我尝尝鲜。

快到饭点时，淘米、净水、炒菜，一个小时不到，一桌家常菜就被我端上了餐桌。打开电饭煲，满满地盛上一碗，坐在桌前，细细品味，鲜香酥软，情不自禁地赞叹，终于吃到了香喷喷的家乡米饭。

餐桌上，我与父亲边吃边聊。蒸腾的烟火气中，我仿佛看见父亲在田野里忙碌耕耘的身影。那一粒粒洁白晶莹的大米，携着一股亲情的味道让人心宁。

记忆中，父亲总是躬行田间，为了有个好收成，春天插禾，夏天除草，秋天收割，终于换来谷粒满仓。刚收割下来的稻谷经脱粒机去皮后白花花、亮晶晶，用山间泉水烹煮，清香绵软，芳香宜人，暖入肚肠。

早年间，父亲种稻全凭牛拉人扛，用的全是蛮力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化肥很少用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，家里渐渐宽裕起来，父亲用上了现代化的耕田工具，化肥也用得多了起来。这种耕作方式虽然省了力，煮出来的米饭味道却明显淡了。父亲一直苦于找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。

一次，父亲无意中在与表叔电话聊天时，得知表叔种植的生态大米很好吃。父亲遂向他取经。表叔告诉他，你那些现代化的工具可以有，但用农家肥种出来的稻谷才会馨香持久。父亲如获至宝，依照表叔的吩咐，在稻谷的每一个生长节点都辅以最原始的农家肥，还请来镇里的农技员到田里指导。慢慢地，父亲种稻走上了科技化道路。经过春耕、夏锄、秋收，父亲的生态稻在千呼万唤中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。

收镰的那一天，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围着父亲的稻田看热闹。当沉甸甸的谷子被

徐徐“喂”进脱粒机，从仓下即刻“吐”出雪白晶亮的大米时，乡亲们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。他们没有想到，种了一辈子水稻，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普通的农家肥，也能在小小的山区种出这么饱满丰盈的稻米。为了进一步打消众人疑虑，那天，父亲特意盛上一锅新米，在自家厨房蒸煮。不久，那幽幽的米饭馨香便远远地飘出来。少顷，大家纷纷争着品尝新米的味道。“香、甜、软、爽”，众人一边扒拉着米饭，一边喜笑颜开地表达着内心的感受。父亲的生态米，看着亮晶晶，闻着香喷喷，那一刻，让庄稼人妥妥地心服口服。

大获成功的父亲种植生态稻的干劲更足了。在他的

带动下，村里家家户户行动起来，纷纷种起了生态稻。乡亲们富了，腰包鼓了，他们常常说，是父亲那碗澄澈晶莹的米饭慰藉了他们的肠胃，暖了他们的心坎，带着他们走了科学致富的道路，这份乡情，他们不会忘记。

一碗米饭暖心扉。吃过香甜可口的生态米，父亲执意要回乡下。我知道他还惦念着生态稻选种、育种。我送父亲下楼，刚出电梯，迎面一股清风吹来，深吸一口，宛如稻米的芬芳沁人心脾……

